蜀山劍俠傳/01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十七回　閒尋幽壑 巧遇肉芝　獨劈華巖 驚逢巨蟒

下一回▶

金蟬繼續說道：「接着一陣黃風過去，腥氣撲鼻，從山石縫中現出一個女人腦袋，披散着一頭黃髮，祇是看不見她的身子。我當時覺得很奇怪，可是我心中並不怎麼害怕。她的身子好似夾在山石縫中，不能轉動。她不住地朝我點頭，意思大約是叫我把山石再炸碎一塊，她便可以脫身出來。我正要照她的懇求去做時，她見我在那裏尋思沒有表示，好似等得有些不耐煩，臉上漸漸現出怒容，兩隻眼睛一閃一閃的，發出一種暗藍的光，又朝着我呱呱地叫了兩聲，又尖又厲，非常怕人。同時一陣腥臭之氣令人欲嘔。我也漸漸覺出她的異樣來。猛然想起在這深山窮谷人迹不到的所在，怎會藏身在這崖洞之中，莫非是妖怪麼？我後來越想越害怕，本想用金丸將她打死，又恐怕她萬一是人，爲妖法所困，豈不誤傷人命？一時拿不定主意。

「正在委決不下，那東西忽然震怒，猛然使勁將身子向前一躥，躥出來有五六尺長，張開大口，那個意思好似要咬我一口。幸而我同她離的地位很遠，又好似有甚麼東西將她困住，躥出了幾尺光景，便不能再往前進，所以我未遭她的毒手。這時我纔看出那東西是人首蛇身，躥出來的半截身體是扁的，並不像普通蛇那麼圓。周身俱是藍鱗，太陽光下，晶光耀目。我既然看出它是蛇妖，怎肯輕易放過，便將金丸放出，準備將它打死，以除後患。誰想金丸剛剛出手，便有一陣天崩地裂的聲音，把我震暈在地。等我清醒過來，我已回到此地，母親把我抱在懷中叫喚呢。想起適纔事情，好似做夢一般，忙問母

親是怎麼回事。母親祇叫我靜養，不許說話，我纔覺出渾身有些痠疼。過了幾天，纔得痊癒。後來我又問姊姊，姊姊纔對我說起那日情形。

「原來醉仙崖下，那個蛇身人首的妖怪，名叫美人蟒，其毒無比。想是當初爲禍人間，纔被有道力的仙人，將它封鎖在那醉仙崖下，用了兩道符籙鎮住。那天被我追逐的小人小馬，名叫肉芝。平常人若喫了，可以脫骨換胎，多活好幾百年；有根行的人喫了，便可少費幾百年修煉苦功。這種靈異的棲身之所，都是找那有猛獸毒蟲所在，以防人類的侵襲。我當時不知道，執意要捉回來玩，纔用金丸去轟打山石。不想無意中破了頭一道的符籙，幾乎把妖蛇放出，闖下大禍。幸而當時擒蛇的人早已防到此着，又用法術將它下半身禁錮，所以祇能躥出半截身子。後來我第二次要用金丸打時，那第二道符籙已發生功效，將面前一塊山石倒了下來，依舊將它鎮住。同時我已中了蛇毒，又受了極大震動，暈倒在地。

「幸而母親將我救了回來。據母親推算，說是那蛇禁錮洞內，已經數百年。它在內苦修，功行大長。那肉芝原是雌雄兩個：雄的年代較久，業已變化成人；雌的祇能變馬。它也知道人若走到崖下，中了蛇毒，便要暈倒在地，所以擇那崖前的小洞，作藏身之所。那日雄的肉芝騎了雌的出來遊玩，被我追得慌不擇地，逃近那蛇妖身旁。那蛇妖對這兩個肉芝早已垂涎，祇苦無有機會，如今送上門來的好東西，豈肯輕易放過？可憐那肉芝一時逃避不及。總算雄的跑得快，未遭毒手。雌的逃得稍慢，被那妖蛇一口吞了下去。它得此靈藥，越發厲害。原來符籙兩道又被我破掉一個，漸漸禁它不住，被它每日拼命掙扎，現在已將上半身鑽出洞外。大約不久便要出來，爲禍人間了。」

孫南聽了大驚道：「那蛇妖既然厲害，難道師伯那樣大的神通，眼看它要出來爲禍於世，近在本山，就不想法去消滅它，爲世人除害麼？」金蟬笑道：「誰說我們肯輕易饒它呀？我因爲這場大禍，是我闖出來的，好多次請母親去除滅它。母親總說，這裏頭有一段因果，非等一個人來相助不可。」孫南道：「照這樣說來，那相助的人，一定是能力很大的了。」金蟬道：「這倒不一定。據母親說，此人如今本事倒不甚大，不過應在他來之時，便是妖蛇大數已盡的時候。而且這人的生辰八字，是午年五月端午日午時生，在生克上，是那妖蛇的硬對頭，所以等他來相助，比較容易一些。」孫南聽了，恍然大悟，說道：「怪不得師伯要留我在此相助，我就是午年五月端午日午時生的呀。」金蟬聞言，大喜道：「我這就好放心了。不瞞你說，我爲此事，非常着急。因爲姊姊本事大，幾次求她瞞着母親幫我去捉妖除害，她總怕母親知道怪她。昨天母親走後，我又求她，她還是不肯去。我本打算找你幫忙，因爲剛纔我看你同那賊和尚打時，你的劍光並不怎麼出

奇。偏偏姊姊剛纔又賭氣走了，更無辦法。想不到你就是我母親所說的幫手。今日已晚，明日正午，我便同你去除妖如何？」孫南知道金蟬性情活潑，膽大包身。自己能力有限，雖然他母親說除妖要應在自己身上，萬一到時鬥那妖不過，再要出點差錯，這千斤重責，如何擔法？欲待不答應，又恐金蟬笑他膽小。甚爲兩難。祇得敷衍他道：「我雖然能力有限，極願幫你的忙，前去除妖。不過師伯出門，師姊又不在洞中，我陪你去涉險，師伯回來怪罪於我，如何是好？莫如設法先將師姊尋回，三人同去，豈不盡美盡善麼？」

金蟬聞言，好生不快道：「你們名爲劍俠，做事一點不爽快，老是推三阻四。你想我頭一次到醉仙崖，當時母親就說它快要出世，到如今已經有兩個月，說不定就在這一兩天出世。我們老是遷延不決，養姦貽患，將來一發，便不可收拾。古人說得好：『除惡務盡』；『先下手的爲強，後下手的遭殃。』我日前在黃山，見着朱梅姊姊，談起此事，她倒很慷慨地答應幫我。也是怕她師父見怪，悄悄地將餐霞大師的法寶偷借我好幾樣。剛纔同賊和尚動手，我因爲恐怕像金丸一樣，被那賊和尚弄壞，將來還的時候，對不起朱梅姊姊，捨不得拿出來用，如今聽你說出生辰八字，我歡喜極了，實指望你同我一樣心理，除害安良，免去後患。誰想你也和我姊姊一樣，看不起我這個小孩子，不肯幫我的忙。你要知道，我人雖小，心卻不小。你們都不肯幫我，難道我就不會一個人去？我明天豁出一條小命，與那妖蛇拼個你死我活。你膽小怕事，我就獨自去，也不要緊。」說時，鼓着一張小嘴，好似連珠炮一般，說個不停。說完，繃着臉，怒容滿面。孫南聽了，知道這個小孩子說得出來，便做得出來。自己也是好勝的人，見金蟬說他膽小，越發不好意思。況且在人家這裏做客，他是一個小孩子，如果讓他前去鬧出亂子，更覺難以爲情。好在師父說自己生平尚無兇險，估量不妨事，莫如答應同他前去，到時見機行事，知難而退便了。當下便對金蟬道：「師弟不要生氣，我是特爲試試你有膽子沒有，並不是不願同你前去。原想等你姊姊回來同去，實力更充足一些；況且她的劍術精深，我更是萬分佩服，如有她同行，便萬無一失，比較妥當得多。既然你執意要去，我們就明日去吧。」金蟬聞言，便轉怒爲喜，說道：「我原說孫師兄是好人呢！我還有幾句心腹話未對你說。你看我姊姊這個人怎麼樣？」孫南正要答言，忽然眼前一亮，靈雲已站在面前，說道：「你這小東西，又要編派我些甚麼？」金蟬見姊姊回來，滿心歡喜，便也就不往下深說了。

原來靈雲因常聽父母說，自己尚要再墮塵劫，心中好生不痛快。偏偏孫南來時，又見母親對他特別垂青，言語之中，很覺可疑，便疑心到昔日墮劫之言怕要應驗。因爲這百餘年之功行，修來不易，便處處留神，竭力避免與孫南說話。在孫南方面，並無別念，祇爲敬重靈雲的本領，所以時常誠心求教。靈雲的母親去時，又叫孫南跟靈雲學《劍術篇》

中劍法祕訣，靈雲對母親素來孝順，從不違抗，心中雖然不願，面子上祇得照辦。一個是志在請益，一個是先有成見。靈雲爲人和婉，又知道孫南正直光明，見他殷殷求教，怎肯以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。雖然知道自己也許誤會了母親的意思。自己素日本是落落大方，又加道行深厚，心如明鏡，一塵不染。不知怎的，一見孫南，莫名其妙地起了一種特別感想，也不是愛，也不是恨，說不出所以然來。欲想不理人家吧，人家光明至誠，又別無錯誤；要理吧，無緣無故，又心中不安。實則並無緣故，自己偏偏要忸怩不安，有時自己都莫名其妙。適纔金蟬當着飛娘，用言語譏諷，原是小孩的口沒遮攔，隨便說說，並無成見。不知爲何，自己聽了，簡直羞得無地自容。忽然想起：「我何不借個因由，避往黃山，每日在暗中窺視金蟬動靜，以免發生事端。」所以纔故意同金蟬鬥口，飛往黃山。

剛剛起在半空，便遇餐霞大師問她何往。靈雲臉色通紅，也說不出所以然來。餐霞察言觀色，即知深意。便道：「好孩子，你的心思我也知道，真可憐，和我當初入道情形簡直一樣。」靈雲知道不能隱瞞，便跪請設法。餐霞大師道：「本山原有肉芝，可補你的功行。祇要你能一塵不染，外魔來之，視如平常，便可不致墮劫，你怕它何來？」靈雲又問肉芝怎樣纔能到手。餐霞大師道：「這要視你有無仙緣。明日正是妖蛇伏誅之日，肉芝到手，看你們三人的造化如何，不過目前尚談不到。最可笑的是，你一意避免塵緣，而我那朱梅小妮子，偏偏要往情網內鑽。日前乘我不注意，將我兩件鎮洞之寶，偷偷借與你的兄弟，你說有多麼癡頑呢！」靈雲聽了，又忙替金蟬賠罪，爲朱梅講情。餐霞大師道：「這倒沒甚麼，哪能怪他們兩個小孩子？不過金蟬不知用法，明日我還叫朱梅前來助你們成功便了。」靈雲謝了又謝，不便再往黃山，辭別大師回洞，藏在暗處，打算再讓金蟬着急一夜，一面偷聽他和孫南說些甚麼。正聽見金蟬用言語激將孫南，孫南居然中計，不禁暗笑。後來又聽見金蟬說到自己身上，恐他亂說，纔現身出來攔阻。

金蟬見姊姊回來，心中雖然高興，臉上卻不露風，反說道：「你不是走了麼，回來做甚？莫不是也要明天同去看我孫師兄大顯神通，擒妖除害麼？」靈雲笑了笑道：「沒羞。勾引你朱梅姊姊，去偷你師伯的鎮山之寶，害得人家爲你受了許多苦楚。如今師伯大怒，說要將她逐出門牆。你好意思麼？」金蟬聽罷，又羞又急，慌不擇地跑將過來，拉着靈雲的衣袖說道：「好姊姊，這是真的麼？梅姊她偷大師鎮山之寶，借與我去除妖，原是一番義氣，不想爲我害她到這般地步，叫人怎生過意得去，好姊姊，你看在兄弟的面上，向大師去求一求情，想個甚麼法子救救她吧。」靈雲見金蟬小臉急得通紅，那樣着急的樣子，不由心中暗暗好笑。便愈發哄他道：「你平日那樣厲害，不聽話，今天居然也有求我的時候。又不是我做的事，我管不着。大師那樣喜歡你，你不會自己去求麼？」金

蟬道：「好姊姊，你不要爲難我了，我也夠受的了。祇要姊姊這次能幫我的忙，從今以後，無論姊姊說甚麼，做兄弟的再不敢不服從命令了。好姊姊，你就恕過兄弟這一回吧。」說時，兩眼暈起紅圈，幾乎哭了出來。

靈雲知道金蟬性傲，見他這般景況，也就適可而止。便說道：「好弟弟，不要着急。你再不聽話，做姊姊的能跟你一般見識麼？何況你的梅姊姊又是那麼好的一個人呢。我對你直說了吧，適纔你不聽話，我本要躲開你，到峨眉暫住。剛剛起到半空中，便遇着大師排雲馭氣而來。說起這除妖之事，關於你梅姊姊的竊盜官司，大師還在裝聾作啞。是我再三求情，大師不但不責罰朱梅，反叫她明日前來助你成功。又勸我不要和你小孩子一般見識，我纔回來的。你聽了該喜歡吧？」金蟬果然歡喜得口都合不上了，說道：「你真是我的好姊姊！這樣一說，明天連你同梅姊，都要幫我擒妖，那是萬無一失的事了。我修道還未成功，就替人間除了這般大害，怎不叫人歡喜呢！」靈雲道：「你不要又發瘋了。聞聽母親說，那妖蛇十分厲害，非同小可。如果是平常妖蛇，大師何必派朱梅來相助呢，你不要倚仗人多和有法寶。到了交戰時，彼此不能相顧，喫了眼前虧，沒處訴苦。」金蟬道：「姊姊說得是。將纔我不是說過麼，反正我們都聽你支配，你叫怎樣就怎樣如何？」靈雲道：「祇要你聽話，事就好辦了。如今你盜來的法寶，尚不知用法，祇好等朱梅到來，再作商量。你何妨取出來，我們看看呢？」

金蟬聽了，忙往內洞取出餐霞大師鎮洞之寶。這幾樣法寶，原是用一個尺許大的錦囊裝好。等到金蟬倒將出來一看，裏面有三寸直徑的一粒大珠，黃光四射，耀眼欲花；其餘盡是三尖兩刃的小刀，共有一百零八把，長祇五六寸，冷氣森森，寒光射人。祇是不知用法。靈雲對金蟬道：「你看你夠多荒唐，勾引良家女子做賊，偷來的東西連用法都不知道。你拿時也不問問怎樣用麼？」金蟬帶愧說道：「日前我到黃山，大師不在家中。我同梅姊在洞外玩了一陣，後來談起妖蛇的事，我便說我沒有幫手，又沒有法寶，空自心有餘而力不足。萬一妖蛇逃去，爲害人間，豈不是我的罪過？我說時，連連嘆氣。她便用言語來安慰我，她說極願幫我的忙，祇是大師教規極嚴，無故不許離開洞府。她膽子又小，不敢向大師去說。後來看我神氣沮喪，她說大師有十二樣鎮洞之寶，大師平日輕易不帶出門，又歸她保管，可以偷偷借與我用。事成之後，悄悄送還；萬一敗露，再叫我請母親、姊姊去向大師求情。我自然是滿心歡喜，她便挑了這兩樣給我。又對我說，這刀名叫誅邪刀，共是一百零八把，能放能收。那珠名叫天黃正氣珠。她沒有說出怎樣用法，偏偏大師回來。我連忙將二寶藏在身旁，上前參見。臨別時，大師對我微微一笑，好似已知道我們私弊。我恐怕梅姊受累，便想向大師自首，又有點做賊心虛，沒有那般勇氣。又妄想大師或者尚未知道，存一種僥倖心理，想借此寶助我成功。等到回來，天

天受良心制裁，幾次想偷偷前去送還，老是沒有機會。」

靈雲聽了，正要答言，忽聽洞外傳進一種聲音，非常淒厲，情知有異。連忙縱身出洞，往四下一看，祇見星月皎潔，銀河在天，適纔那一種聲音，夾着一陣極奇怪的笛聲，由醉仙崖那邊隨風吹來。